

廣弘明集

冊四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傅奕廢佛僧事并表

釋明粲

僧明粲言粲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  
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  
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  
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  
入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剎建青  
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  
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  
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  
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

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  
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  
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  
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  
德武周櫬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  
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  
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  
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  
貴斂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  
志玄門懍厲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  
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鳩  
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奕曾爲  
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

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  
信季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  
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  
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傅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  
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  
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爲痛抽刀斲髓詎以爲  
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  
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  
謹言

謹奏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槩聞至理絕言本  
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實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  
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

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川之赴滄  
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  
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  
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  
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  
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僞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  
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詰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  
行迴爲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做習衆僧之法式或  
持真當僞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  
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觀縷  
但傳奕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

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既同  
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  
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  
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  
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旣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  
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  
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  
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  
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生仇疋內通  
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旣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  
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  
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  
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

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麩之素供唯芋蕒之質體瘠力羸心虛  
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蛄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  
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  
奏必宰雞肫祭醮要求酒脯鬻膾醕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  
強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強兵勢若  
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  
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  
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  
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  
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  
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  
以慈忍推心卽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卽是工之伎能談其  
行以施報相酬卽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卽是農之力田

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  
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螟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栽蓋由善政  
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  
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并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  
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  
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  
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  
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  
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沈弘聖教以訓民  
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  
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  
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  
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尙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



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按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覲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於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

風葬必闡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  
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  
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  
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  
聖賢之事何異斗筭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  
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陷而彌固於是騰光  
上徹照灼斧屐之閒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  
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  
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  
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  
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  
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  
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

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  
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  
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絘繩天堂卽現因果  
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按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  
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闇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  
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  
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闇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  
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  
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  
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  
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力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  
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校其優劣  
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

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  
尙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  
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  
以灌爾頂須臾之間卽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徧禱  
靈祇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卽遣迎像香湯沐浴  
叩頭謝過應聲卽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  
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  
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  
驅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闔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  
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徧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  
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  
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尙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

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槩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沿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甄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東茆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祇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嶷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

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  
豈應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  
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  
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  
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  
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  
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  
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逆豐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  
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恆作妖邪故漢  
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二十六將皆著黃布  
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成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  
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  
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

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  
公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旂  
妖言惑衆行禁步岡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  
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  
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  
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  
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  
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  
縛頭手咒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  
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尙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  
先事黃老恆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  
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  
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

領納通傳入閹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  
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  
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  
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脯  
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  
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閹密候見望咽聲質時呵之望卽  
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  
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爲鑒誠願  
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  
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暴息亂豈  
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饑槩聞稟和合之氣  
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



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緇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沈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爾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繭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突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

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臥息三千威儀皆云祕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卽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慚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姪而無恥多飲鹹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旣破不持後之二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旣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

憎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卽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爲斬士然  
佛觀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  
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九府受呪咀  
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  
惡神人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  
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  
僞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踞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槩聞八大覺行以少  
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爲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  
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  
則行合檀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專任清虛  
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  
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廚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

事等庖丁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半糟  
卽歡饕餮難滿縱恣無厭加以多料紬綾以爲命綵廣科黍麥持作  
道租傍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賸貯連倉谿壑之心寧知滿極  
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  
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  
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  
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  
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家或有夫  
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  
僧尼踞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  
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  
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  
而恆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

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  
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氣  
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圈則豬噓棄欄則馬乳而  
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  
奪也論言按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  
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  
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於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  
恐懼側生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  
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  
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  
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  
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牣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氈之與掌  
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

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餒夫尙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概所見踞貯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槩聞中國者二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

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

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卽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期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旣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



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  
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  
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羣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  
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  
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  
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槩聞仲尼逝而  
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  
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  
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  
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  
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  
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

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  
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辯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  
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  
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  
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  
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  
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  
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  
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小心孔  
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  
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  
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  
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

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敦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豈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廚十分而未盡驚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

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表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

經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槩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徧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恆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孺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

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鐫畫以難真然鐫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卽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造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闡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武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徧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積殖多納倉廚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牣耕穫弗愆但開渠引

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兇授首倉庫充物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孝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厭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乎此全厭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爲天

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奕負恃兇頑輕弄唇吻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鳩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恆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厭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



都市勅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  
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  
死斯並近代殊驗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  
犁永劫沈淪深可憐愍槩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  
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  
於西明寺索破邪論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一日  
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釋音

櫬初覲切 懷呂錦切 懷懷貌 蔑莫結切 相相 鳩直禁切 斲側略切 忤五故切

也覲 縷覲郎和切 委曲也 咀莊助切 櫛阻瑟切 伉伉苦浪切 儷儷配合

也 芋 蕝 芋于句切 瘠 才亦切 變 呂轉切 塊 膾 音檜細切 醅 醅 呂息

醅 音勞 醅 彼義切 覲 音逾 覲 覲 旁卦音西 稊 稊 稊也 稊 斧 展 斧

甫 展 於 豈 切 斧 展 天 子 紼 補 耕 切 以 苛 虐 卸 切 酷 毒 也 纂 子 管 切

南 鄉 所 倚 之 屏 風 也 紼 繩 直 物 也 苛 虐 卸 切 酷 毒 也 纂 以 茅 剪

樹 為 纂 尊 於 於 盈 噓 於 結 切 懣 虛 業 切 威 詎 胡 犬 切 踞 貯 踞 音 居

卑 之 次 也 於 於 盈 噓 於 結 切 懣 虛 業 切 威 詎 胡 犬 切 踞 貯 踞 音 居

聚 積 也 鮭 魚 名 主 腊 音 昔 肉 馘 昌 劣 切 饕 饕 饕 音 切 貪 財 也 圈 其 卷

圈 切 音 刀 餒 奴 罪 切 擊 至 淆 混 淆 也 窘 窮 迫 也 時 種 也 銑 先 典

也 物 滿 也 餒 奴 罪 切 擊 至 淆 混 淆 也 窘 窮 迫 也 時 種 也 銑 先 典

堰 於 扇 切 壞 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int text.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九上

辯正論并序

釋法琳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慚信度矜白鳥之翼望駭嵩華負爝火  
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  
爲十喻曉之九箴誠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十喻篇上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迦牟尼寄胎摩  
耶夫人開右脅而生內一喻曰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  
因聖母而右生開士曰按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  
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  
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材

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  
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所生  
不云有玄妙玉女旣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  
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爲史記無文周  
書不載求虛責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  
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  
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  
永滅內二喻曰李聃稟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  
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  
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旣患有身欲求無  
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內三喻曰重耳

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開士曰智度論云千  
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樓炭經  
曰葱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  
在中州不生邊邑邊邑若生地爲之傾按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  
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  
正中時豎晷無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  
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爲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方  
別巨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居東迦維未  
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爲罽賓之  
教主內四喻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  
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閻浮之教主開士  
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

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按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旣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並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內五喻曰李氏三隱三顯旣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慚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恆沙之衆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臧競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爲一時赧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時至

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於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卽能簫鼓雲萃雨從于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內六喻曰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爲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爲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



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捶胸羣胡大叫內七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祕在蘭臺之書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爲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詔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內八喻曰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旣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耳大目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

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眦耳擿髮蒼黧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埤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胸上萬字足輪千縈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禳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豈同凡制開士曰昔丹陽余玠興撰明真論以駁道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

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卽以夏之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按周有赤雀之徵曰感丹書之瑞旣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恆儀卽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爲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爲行先內十喻曰老訓狂勃殺二親爲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爲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時時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時前便成七豬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己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時喜行道於天下斬

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十喻篇下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脅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一異也

右從生內左右異

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爲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

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

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於渦水之陰師事常椳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

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不

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實陰陽之首是

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

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

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  
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  
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  
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爾道之劣一也

右從生  
有勝劣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  
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  
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  
之殊二也

右教一  
生滅異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

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  
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  
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  
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  
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

在無方美氣與氤氲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蒿華與培  
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右立教有淺深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唯

長善陽又通主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爲

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右方位東西異○箴曰乾爲陽爲

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

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恆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爲甲妻金剋木故

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

南北鋪之卽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卽以南方爲上言

逐陽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

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爲

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

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

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  
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以仁汎之德頓虛

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  
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次數正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通

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

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之

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

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也右德

位有高卑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

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獯鬻之小匠疋

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右適化華夷異內喻曰按道德序云老子

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衰出闕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

氏所製按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

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次數正釋迦降神羅衛

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徧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  
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溢於茲  
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  
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  
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右化緣有廣狹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  
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

不能再生

箴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縣乎

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

右稟

生天

壽異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

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以爲楚老萊  
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  
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  
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



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  
止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  
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尙異苟欲推  
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  
爲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爲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  
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  
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  
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  
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馘無大椿之久  
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右壽夭  
有延促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  
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  
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右從生  
前後異內喻

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  
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  
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點難  
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數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  
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發疑  
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而無窮  
豈如虵穴求仙翻其天世蛻纓得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鵬翼偶高  
馳駑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右化迹有先後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沒流  
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  
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  
去世之異七也右遷神返寂異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

義豈非生滅耶卽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

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前折邪後歎正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

舟溺於兩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眾之倫且電

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

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

豈同鼎湖亡返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皇覽云黃帝冢在嶠

山老子爾道之劣七也右遷謝有顯晦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

字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疋

我聖人用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

異八也右賢聖相好異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

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

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前釋疑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

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華目之

麗卍字千幅之相曰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

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

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

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蠡髻功德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曰暮梵志

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俱斷檔以顯異

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豈陽文與駿蔑比麗孟陬與龐廉競妍爾道

之劣八也右相好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

華夏之古制箴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

據也釋訓袈裟左衽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

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實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定我威儀此容

服之異九也右中表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

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

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  
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  
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  
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  
汚榮位不能動何必鷖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道者登木  
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劍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九也右威儀 表服蓋 有同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  
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  
親不仁不孝闍王殺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  
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右設規 逆順異內喻曰義乃

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疋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

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 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

相視而笑莊子 妻死扣盆而歌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

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於四海實聖王之巨  
 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  
 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  
 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卽道等含氣於  
 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尙清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  
 惑也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  
 爾道之劣十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音釋

燭音雀炬 誥所中切 鋌亭頂切 睽郎代切 目斜視也 摘音摘 駁必角切 響苦篤切 蘭良切

也切姓 渦烏禾切 縱七容切 培培步口切 樓樓力切 獯獯兄云切 鸞鸞余切

名儋丁甘 馘渠龜切終 蜉蝣蜉音浮蝣音由 蝻渠略也朝生暮死 俱音欺蒙俱 駮頭方相也

子紅切駮蔑子侯 鄭賢人貌惡阮切

音辭之有... 宋... 取...

蠶... 其... 真人也... 不...

活... 不... 何... 夫... 之... 也...

爾... 之... 也... 是... 也...

其... 其... 其... 其... 其...

且... 且... 且... 且... 且...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九下

九箴篇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合節  
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徧大千土但釋  
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  
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明所照則  
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  
容私簡箴曰汝無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怨神唯須自咎也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妄皎然足  
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內箴曰夫淳曦  
麗天矇眊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  
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舛



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

乃遣馬圍者辭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况無始結曠

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廣塵勞將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

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

老云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

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居淳風之

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子與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

旨黃老感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

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辨之極談猶訪道

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而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

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

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變色

穆后欣其亡聖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

摧折天陰雲黑  
有白虹之怪

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

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爾所知其

盲一也

右周世  
無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

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

財產競造塔廟不恪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獯胡之狀鎔金

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劂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

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卽值如來漢

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卽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

不能知其迷二也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鎔金

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剗劂以代親顏在資仁彩壁而圖聖故使憂喜

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切利不還優填以茲鏤木

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盜或覩真避

坐寫貌迴軀

感應傳云楊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

西向於是鎖閉高閣明日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

神應不窮由來尙矣自像流東被正化

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谿

感應傳云廬陵發蒙

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燄出相州昭潭並放光明照耀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

長沙標聚

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干寶搜神臨川宣

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於齊梁王公守牧

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

如見迹萬山浮輝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

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模

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

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

爲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

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

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卽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覺之境未  
閑大覺卽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  
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  
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  
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  
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  
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按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  
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  
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晚  
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翦勿伐  
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  
旌羅漢之德

正法念經四種人德樹偷婆漢言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

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有  
香炭金瓶全身徧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  
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  
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鷗歧鳳遠接靈方盡狀麗  
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  
已哉無以欄登之辯譏滄海之廣陬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  
汝莫知其盲二也

右建造  
像塔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  
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  
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  
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於家無禮無  
恭復形於國箴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  
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無孝也斯則門門出梟獍之  
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

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  
豈可俟髡頭守真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內箴曰夫玄  
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  
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

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

非道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爲衆彩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

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禮云執者祖也缺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

執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棄聲色遵梵行

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

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詞令也世貴莫

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入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

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

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  
之笏飾道昱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  
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  
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二也

右威儀器服  
○正法念經  
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祭酒蓋  
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  
蝙蝠之出入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  
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  
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  
為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  
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紝之婦是知持孟震錫糊口誰憑左袵偏衣於  
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  
迷四也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

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尙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尙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天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紉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恆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婦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旣無絕粒之人頗慚客作之倦自舂自磨餒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祕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



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  
 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  
 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  
 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  
 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獍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  
 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  
 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  
 不愛其力貧客不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  
 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敘控鶴弗目陵  
 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援蜃蛤之論曹植辨道論云  
仙人者黨猱援  
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雉入海化為蛤燕入海化為蜃當其  
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鯨豈  
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  
 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實則

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  
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盲四也

右棄耕  
分衛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  
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嗣故得國家富彊  
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卽不妻不娶名爲奉法  
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旣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  
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禋久滅可  
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  
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  
五也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  
道高者尙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  
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尙之  
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

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

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

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脩羅

龍無力惡龍有力善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

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病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

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

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稔豐

登人民安樂兵戎戢息疾疫不行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燄息

煨績微而易顯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

反謂姪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數仙而棄其術且愛

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

逆鱗反舌釁深於梟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

運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  
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嬴政刑淫而祚短陳思論昔堯  
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二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  
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  
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暮誥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僧  
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

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良足歎矣昏若夜

遊爾盲五也

右教為治本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德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指

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還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

無封樹之心

箴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周窆窆之事故有滕緘椁檀瓦掩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既周文之

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選

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欒言俯同未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雕莊之妙且神

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

火葬風俗不同埋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己徇他用為求福豈知土壤

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

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

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

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  
 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  
 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禮此禮制之異  
 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  
 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  
 王八萬釋主二千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  
 聲王悔為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釋  
 提桓因天上造三千偷婆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總羣生為己  
 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  
 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  
 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牀而送終智度論  
 云淨飯  
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脚至闍維處  
 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  
 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  
 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為逆旅死

當以天地爲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  
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嶽披蘿緝蕙烏曳熊經金竈罕成玉華難  
覲凝髓化骨空致斯談載蠅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腴喪骨天台  
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例心危於庶物邪網挂於羣生九族  
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爾盲六也

右忠孝  
無違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  
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  
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  
三正徧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  
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  
爲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矇覆世俗惑亂  
物心然厭舊尙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恆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志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內箴曰夫名無得

一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

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

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徧能貫於萬德不可

以人徧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

舊號耳又言道家舊有正徧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

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清通正實翻邪真由

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真道士畏鬼章符二云左佩太極章右帶

昆吾鐵指日即停輝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殺鬼又造赤章法亦殺人守雌羨下非名為上老云莫若守雌

又云道性近水鉗口膠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猶春鳥嚙啣或似於

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真名實斯濫蓋

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螟皆有蟲稱

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蛄蟄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

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數疾未變西施之

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

首三寶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讖陽父陰母之謠黃

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戴三五六九天羅地網號馬屎爲靈薪

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曰如玉陰思陽父手摩足呼口唾爲玉液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事

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鮫鼠以醜懼潛形雖隱

質事同媿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右三寶無翻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

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披緇棄我

華風遠同梵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

爲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

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翦髮便各事佛則應梵習漢法著巾亦

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鄰室



之弊檐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入也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

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

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梵服雖復筌蹄異用而魚兔之功齊矣况變

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有致

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

人謂死鼠為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故九十五種騰翥

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

涅槃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末伽闍夜之道若提

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斡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

報滯識將冥山等闍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

次鬼笑虛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激兩噓風驚劉安

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

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鍼刺眼深持惑漸

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晦於九流識體輪迴  
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  
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裨以翦  
梟獍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  
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纈集須彌而共色  
冲和子曰璇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  
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  
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  
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鑿練精神日明日益  
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何勞動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  
僧法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  
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

通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  
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 修心則依坐

禪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為思神之號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

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茆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

重佛法為業但逢眾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

學之士朝夕懺悔恆讀佛經案璇璣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

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

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

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

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

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右異方同制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

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

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

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

箴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貌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

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貌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

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

早行六十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按晉

士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

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周之極也伯爾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

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

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

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

檢袁宏漢紀本無老

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

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

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

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  
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  
箴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坊至德清虛  
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恆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  
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  
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園內養兒喚婦女為朱門  
呼丈夫為玉柱姪欲猥濁出自道家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劓  
外假清虛內專濁泄可恥之甚矣

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檢漢官儀

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按任子道論及杜氏幽

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茆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

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無勞秃頂本遵

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衽械家無喪禍而念居縷經

昏翫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土不

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

毛羽避役之流競為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內箴曰大廈為衆材

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

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

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

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

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

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

斯諺夫真偽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

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

屈節於康會吳錄云吳主問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為惡於顯人

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得而誅之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言亦佛法之漸訓也魏錄云拓跋燾用崔浩之曇始延魏君之席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

驅僧還俗始以正日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

而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斫乃內始於虎圈虎閉眼伏

燾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噬燾燾乃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

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之

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

以錦繡每上殿敕王公等扶輦之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

不競者費才以掬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浩寢謙之勸

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

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

僞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虺牀與麤  
蕪類質達方者辯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  
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摘試邪見折鋒慧日凝  
輝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焦棄僞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  
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  
非俗諺號閹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  
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  
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出道士孫氏法義責  
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鐘磬集衆警時  
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  
先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  
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  
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

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  
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  
著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

右老身  
非佛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  
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  
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  
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按靈寶九天  
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  
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  
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  
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  
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按神仙五嶽圖云  
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



志之異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  
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  
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  
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  
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  
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僞說無迹可觀  
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敘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  
出緣起隨而判之按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嶽始見州名  
尙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  
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  
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卽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  
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  
經史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

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

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其幽冥冥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

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  
二二生三按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  
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  
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  
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旣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  
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按養生服氣  
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  
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  
故莊周云吹歛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  
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  
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旣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  
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

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逮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尙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音釋

舛昌充切詭過委切圉音語養劓劓居倚切劓劓居月切銑銑蘇

鳥篤切金之澤者釜滬音戶跂遣爾切枋音方閬音浪閬閬風梟梟

獍音鏡梟梟獍獍不不蝙蝠蝙蝠音邊蝠蝠音福獠獠奴刀切獠獠音蜃蜃

忍切蛤古合切藝魚祭切斲與轄斲切聖音聖窀窀音屯窀窀音夕樨樨

積音衛積音讀搗許為切簦音登有有覲古候切螭無角龍拂芳

切薰薰兄云切香香草也辱正作儻住住月氏音枝月氏音枝月氏音枝月氏音枝

刺刺巨京切刺刺面也圍音清縷縷七雷切喪喪服也經經徒結

竹降切拓拓音托跋跋蒲末切拓拓跋元魏掬音角掬音角掬音角掬音角

音眉麋蕪闞邑鹽切斬芷也闞去勢也

音眉麋蕪闞邑鹽切斬芷也闞去勢也

音眉麋蕪闞邑鹽切斬芷也闞去勢也

音眉麋蕪闞邑鹽切斬芷也闞去勢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篇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

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敘總萬古之徽猷改  
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羣惡屏四部之穢莠遵  
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  
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  
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  
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  
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  
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  
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  
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  
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算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  
未有遵之而兇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施  
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

功德以爲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  
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  
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己廣以量人凡百輕  
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蹟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  
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  
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  
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  
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實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  
雖竭愚勤何宜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蕃籬之  
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饑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  
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一條

凡十

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各



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實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祗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夫之自愛

尙不反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己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饕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爲社而恆敬坊墉小益尙參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方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爲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

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  
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  
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觀  
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  
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  
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  
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褊心不弘  
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  
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  
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  
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  
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傳君之惑  
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

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  
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  
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  
遐邇若夫尙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  
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己及物  
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  
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  
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羣之  
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  
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尙於此而爲  
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  
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  
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

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右

佛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譎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效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歛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餘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

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

來去乎右辯周孔不言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右辯

毀佛譽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說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

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  
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  
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  
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  
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預防唯百齡之易  
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迤而杳杳  
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爲福何  
罔念而作狂也

右辯比  
佛妖魅

傅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  
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  
隣有逆兒而逐己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  
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  
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闡提既無緣



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  
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  
而稱惡君子有二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  
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  
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  
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  
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  
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  
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  
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姦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右辯昔有反僧  
傳云道士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  
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  
則傅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

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尙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爲黑類如此乎

右辯比  
僧士梟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尙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

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其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右辯譏毀鬚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伸如左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右辯泥種事泥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

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  
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  
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護齊物我  
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旣弘之矣民之  
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癸  
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  
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  
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  
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  
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右辯有  
佛政虐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  
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  
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

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  
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  
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  
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  
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  
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  
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  
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  
蕩逆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誠以爲口實矣

右辯無  
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  
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

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餒矣啓期貧矣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  
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於沒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  
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  
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  
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  
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  
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天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尙能  
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  
可誣矣非夫大覺而徧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爲言  
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  
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  
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皆  
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

爲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辯六  
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  
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饕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  
之寶爲業旣非一緒感報實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  
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恆而罔悔或善粹  
而常崇或爲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  
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旣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  
而終吉有操潔而年夭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  
秩業多端而交加果徧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  
媿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  
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  
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  
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

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  
材小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  
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  
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  
爲相而被刑范雎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未辯豈  
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黍來以福盡而迤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  
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  
之咎矣若言業縻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  
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  
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  
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  
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  
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



可轉及於無轉爲德爲咎唯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虵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

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恚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

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饑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

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  
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  
豈祖禰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  
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闔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  
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  
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  
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  
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  
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尙淺  
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  
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疋潢汙之與  
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  
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

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  
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慚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  
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  
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迷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  
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冉疾顏夭  
以攝養之乖宜彭壽珥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  
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  
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  
難翦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利挺干  
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  
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鋤值工輸之揮

斧此則草木之天命者也若篠簜比質於松柏蕙若同氣於蘭芷翠  
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  
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疋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  
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  
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  
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  
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  
之淺教愚駭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爲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  
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鬪衆生耳何  
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  
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旣喻非而博言僞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  
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

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爲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爲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爲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兔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泮水勤而無功舟

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  
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  
而泝流櫂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  
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爲  
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卽羣有以明空旣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  
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粲而在目  
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冰壯冰涉  
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爲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  
爲一菩提不得謂爲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  
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  
而無人豔色絕世而無美瓌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  
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無事  
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闐無見非面牆之愚無



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  
謾無真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  
而何殊猗頓等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  
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  
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揚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  
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綠之寶南威毛嬙之色人皆  
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暱皆蕙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  
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  
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  
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  
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子  
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  
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

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

如者反

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

如彼何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鳩毛等類泡沫而飲鳩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蠟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尙羞翻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

之沈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  
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  
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  
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精見相  
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  
障冰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邁  
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禱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  
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  
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  
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  
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  
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  
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實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

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痼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充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欲何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祕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旣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辯

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崇扁鵲除  
痼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  
以爲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  
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華佗不能使其親  
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  
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  
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徂則聖醫爲一棺  
之士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偃千品萬端皆業爲主  
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  
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  
食而馳騫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  
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  
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

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於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闕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閨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

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  
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  
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  
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  
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  
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音釋

芟音衫剪伐也

藜藿藜即低切餒飢也

塏口改切爽塏也

賑恤賑音軫恤辛聿切以

財濟貧乏

曰賑恤

糝音資稷也

墉音庸蜡音乍年終祭

譎音詐詐也

曰磻

日音密磻音密也

媿足計切

褻毛切

如音似襃與儉同獫狁虛檢切彪必休切班班杼直呂切機巨隕切隰音習

也濕邾音朱紕俱有切闕傾彌切闕苦臭切睚眦睚牛懈切皆皆士懈

貌帶丑邁切帶芥小鯁也禱音桃机机人名四凶之一也崇雖遂切

神禱也